

玫瑰与剑

——拿破仑的乱世情缘



玫 瑰 与 剑

——拿破仑的乱世情缘

圣查帕莱提 著

闻 石 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译 序

这是一部法国文学名著，在巴黎曾轰动一时，与《茶花女》、《基度山恩仇记》等巨著鼎足而立，相互媲美。因其内容极为精采，可读性甚高，美籍作家普玛兰斯遂把它译为英文，推介于全球各国，俾使爱好文学之士有目共赏。

故事系以 1814 年法国皇朝末期为背景，叙述拿破仑在奥、普、俄三国联军围攻下战败，即于被迫逊位，放逐厄尔巴之悲惨境遇下，却和一个伯爵的十八岁女儿发生恋情。

本书女主角——凯洛琳·阿莱里，美艳、聪慧、勇敢、坚贞，拿破仑在他统领的大军节节败退的途中和她邂逅，第一眼看见她便暗地里承认她已主宰了他的生命。故事哀悯动人处即在他发觉已爱上这位少女时，他的军队和臣民却在强敌胁迫下解除了对他“永矢忠诚”的誓言。

凯洛琳以一个十八岁的美艳少女会爱上一个四十五岁的战败将军和逊位皇帝吗？是的，爱的够深切！她首次面对拿破仑的刹那间她的芳心即惊惶和屈服于他那无与伦比的威力之下，为了永远和他厮守在一起，她毅然拒绝了巴黎一位年轻公爵的求婚，不顾海盗抢劫的危险，只身乘船前往他的放逐地——厄尔巴。

拿破仑在位时的前后两个皇后，一是约瑟芬，一是玛丽露蕊丝，当初他爱她们狂热逾恒，即使出外征战，也和她们不断以书信打情，惟在他生命的末期，他却渐渐发觉他错误的选择了这两个女人，他抱怨她们都未给他真实的爱

情。

他一再声称遇上凯洛琳太晚，恨无机会立她为皇后，然凯洛琳告诉他，不管何时、何地、何种境况，只要有他在身边她都是同等的快乐，她强调她所寻求的不是皇宫和后座，而是她觉得能从心底里去爱慕的一个男人。

古希腊有位哲学家说，当你住在黄金屋里时很容易获得女人的爱情，但那常是属于一种钱币和肉体的交易，丝毫不值得称颂。有一天当你穷困落魄，徘徊十字路口时倘使能遇上爱情，那爱情将是真确的，亦是珍贵可歌的！

反观拿破仑最后所获得的正是这一种令人涎羡的绮丽爱情，这在他自逊位至死亡的六个年头中一直抚慰着他那忧郁而徬徨的心情……。

译 者

(一)

罗圣堡内惨淡的烛光照耀着凯洛琳纤细的身躯，投射在大理石地面上一个修长的少女阴影。她穿着一双小羊皮马靴和一件浅紫色骑装。她那碧绿色眼睛凝望着窗外，正在考虑一个遥远的行程。远处隆隆的炮声和嘶嘶的枪弹声，随着尖锐的东风传送过来，一阵阵打击着她那受惊的灵魂。

战争从凌晨两点钟就已开始了，那是一八一四年三月廿一日，拿破仑集中他的军队正在对抗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联军。阿莱里伯爵把全国的农民都武装了起来，把所有金属物都溶铸成了弹丸。西门负责把火药送到前线去，而此时是他送去最后一批甫自前线归来。

庭院里停着几辆马车和载货车，正在待命驶离罗圣堡，今晚所有法国人都得撤离此地——或许永远不能回来了。

女管家玛丽安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她面前摆着一大堆食品——火腿、麦蕈饼、砂糖、熏鱼、鸡蛋、咖啡、茶、干酪、饼干和一大盘烤鸡，她正忙着把这些食品装在两个竹篮里。她是一个肥胖的女人，年约五十岁左右，她的脸面被一顶圆帽子遮掩了一半。

玛丽安做事原是很敏捷的，但今晚她每一个动作都非常踌躇，她不时跑向门口，向漆黑的庭院里张望，并且侧身细听外面的动静。过一会她发现炮声停止了。

“凯洛琳！”她叫道：“你听一切都平静了，也许伯爵会改变他撤离罗圣堡的主意，把这么些宝贵东西都遗弃在这

里会使人发疯！”

凯洛琳望他一眼说：“继续装你的篮子，玛丽安，不要管得太多。”接着她走向桌子帮助玛丽安向篮子里装填食品。

玛丽安带着一张愁苦的脸道：“你母亲未去世以前时常说，这事总有一天要发生的，天啊，她真幸运，她摆脱了这个灾难。太可怕了……。”西门冲进房来使她已溜到嘴边的咒咀压制了下来。

“他们在十里以外已经听到你的祈祷了，玛丽安。”西门道。

凯洛琳急忙抬起头来察看西门的脸色，希望从他的脸上得到一点消息，但什么也看不出来，因为，纵使敌人已冲进大厅，西门还是悠悠自乐的。

他是一个强壮而高大的男子，他的泰然自若和只有不列塔尼人才有的忠心耿耿都是很出名的。他是阿莱里手下的一名侍从官，跟伯爵参加过对抗意大利和埃及两次战役。

他笑了一声，把黑色大衣脱下来丢在一张椅子上，取下他那阔边的帽子，两手倒背在身后，以整齐的步伐在放置食品的篮子旁走来走去，最后伸手拿起一只烤鸡。

“等一下，西门瓦蒙先生，我们马上就要摆桌子吃饭了。”玛丽安虽是开玩笑但样子却是很正经。西门把她推到一边，一面啃鸡肉，一面从一只蓝色瓦罐里倒了一杯酒。

过一会，凯洛琳忍不住沉默问西门道：“事情究竟怎么样了？”

西门把鸡骨头扔进火炉里，把眼光指向凯洛琳，脸上显出一点微笑，以不列塔尼人的腔调说：“如果没有利特普中尉我不知道我们的命运将是怎样的……。”

“阿勃特·利特普？”凯洛琳急问道。

“是的，阿勃特·利特普，你的未婚夫，他在强敌之前搭救了皇帝的生命。这对写历史的人们说是如何一件大事！事情发生在战斗间歇时，敌人似乎已经撤退了，但实际那是一种伪装。骤然间一阵风沙扑了过来，接着约有六千名哥萨克骑兵把我们的军队冲散，而皇帝陛下竟面对敌人独自站在那里！”

西门停顿一下说：“当时只有利特普还保持着冷静，他挺身而去，掩护皇帝退入一个安全地带，同时他又把握时间很快把乱军重整起来……。”

西门讲到这里，两只眼睛固定在凯洛琳的脸上，他发现这位十八岁的美丽姑娘失魂样的呆住了。

玛丽安把竹篮子盖起来说：“那么事情已经好转了吗？”

“至少皇帝和利特普都活着……。”

“我们打胜了吗？”

“打胜？”一个阴影掠过西门的脸。“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玛丽安。”西门伸手帮她把装满食物的篮子抬出门外。

凯洛琳趁房中无人，很快解下她的领巾，用它包起一些面包、熏肉、苹果和一瓶酒。从靠近房门的一个架子上取了一盏油灯。她匆忙溜出门去，沿着罗圣堡墙壁外的一条小径，走向近旁的一座木造楼房。

这座楼房在八年前自她母亲去世以来从未有人住过，直到六天以前她把她的弟弟菲力蒲藏在里面。那是星期二早晨，当她进入她的更衣室时发现菲力蒲站在那里——他是一个逃兵！一个闪电击中凯洛琳的心坎，她想：阿莱里伯

爵——他们的父亲——万不能知道此事，他一旦发觉必然把他的儿子交给军事法庭，甚至在盛怒之下当场把他杀死。

此时她已到达圆形阶梯的顶端，她用手中的钥匙在墙壁上敲了三下——这是她和菲力蒲约定的信号。再走几步她已来到门前，开门进去。

靠近一张单人木床有一张小桌，上面点着一支蜡烛，流下一些溶化的油脂。房内的霉气与蜡烛的气味混合起来令人作呕。

菲力蒲见姊姊来到，从床上一跃而起，两手向空中伸展，打了一个哈欠道：“太阳升起了……。”他的手无意中碰到小桌子而把蜡烛震落到地上。

“菲力蒲，小心点！”凯洛琳弯腰把蜡烛捡起来：“这栋楼房很容易燃烧，你要注意不要酿成火灾。”

“那么就让我们在火焰里痛快的结束生命吧！”他笑了一下，眼睛巡视着房内的景况：“我不懂为什么母亲要把那两个窗户用木板钉了起来！”他躺下去，“事实上我不懂母亲怎么会在这里住那么长时间。”

一八〇五年十月，当拿破仑展开他对抗奥地利的那场战役时，阿莱里伯爵夫人（维也纳出生）便开始在此古楼上隐居了，这是她对丈夫跟随拿破仑攻打她的祖国一种无言抗议，也是对她丈夫强迫她十五岁的儿子去攻打她的亲戚和朋友的一种无言抗议。她在一年后神秘的死在这里。

菲力蒲仰卧在床上，两手交叉起来放在脑后，他的金发下垂，前额整个显露出来。凯洛琳再一次注意到他的脸庞是多么酷似母亲——同样的弯形眉毛，同样的棕色眼睛，同样的薄薄嘴唇。只有他长长的下颌和鹰嘴式鼻子是得自父亲的。那是一张既可爱又带侵略性的脸。

“如果另一个女人这样对我凝视，我会想入非非的。”菲力蒲坐了起来，两手抱着膝盖，给他姊妹一个揶揄的微笑：“我不明白你怎会相中阿勃特·利特普的，我看他所能给你的只是烦恼——一大堆烦恼。”

凯洛琳带来的食物还拿在手中，菲力蒲此时取了过来把包裹打开。

“昨天是筵席，今天又是一顿盛餐，你的意思是我养肥了送入屠宰场吗？”

“你需要食物，菲力蒲。今晚我们都要离开这里——到巴黎去。”她准备着菲力蒲爆发他那粗暴的脾气，但相反的他却哈哈笑了：

“这么说阿莱里伯爵，勇敢的阿莱里将军，终于显露了一点人类的脆弱。祝他好运。我已开始喜欢那个老家伙了。”

“我们不是潜逃，如果你是那种想法。只是巴黎方面需要父亲。”凯洛琳道。

“啊，一切都由你说，我的小女英雄，在我们的家里只有一个懦夫——那就是我。如果父亲最后看清……”凯洛琳突然用手按住弟弟的嘴吧。

“住口！”她轻声警告说，连菲力蒲此时也听到一种缓慢的脚步声向他们传来。

“我必须走了。”她转过身子。菲力蒲伸手把她拉回来，把她拥在怀里热烈地吻她的前额。“我永远不能忘记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他的声音温和而震颤。

凯洛琳悄悄溜出房子，把门锁上，钥匙投入口袋里，蹑着脚尖轻轻走下圆形阶梯。她向教堂那边张望一下，她相信刚才听到的脚步声是从那里传来的。她拉开教堂门栓，推开

沉重的铁门，她看见一盏光线很微弱的油灯，然后是她父亲瘦削的身影从祭坛后面走出来。

“凯洛琳是你吗？”伯爵道。

罗圣堡的这座教堂六百五十年以来都不会有什么变动。圣水池是用红色花岗石砌的，墙壁上涂满油画，祭坛是由一块黑色陶土板构成，上面立着一座镶着宝石的十字架。

实际上祭坛已看不见了，因它被十四面军旗遮蔽起来。这是阿莱里伯爵在拿破仑麾下所参加的十四次战役的象征。自从他的妻子去世以后，不会有任何牧师在此讲道过。

“你来这里为胜利祈祷吗？”伯爵举起油灯向他女儿的脸注视着。

“我是来辞行的，父亲。”她美丽的碧绿色眼睛闪了几下，两颊泛起一阵潮红，似乎觉得说错了什么。

伯爵说：“奇怪，刚才当我听到脚步声时，我突然发生了一种异感。我觉得菲力蒲就在这个房中。”

凯洛琳向她父亲凝望着，她并不害怕，她要保护菲力蒲，她不是赞同他的行为，而只因为他是她的弟弟。

“我昨天就应告诉你，”伯爵继续说：“菲力蒲没有死——如我们所担心的。我已做过探询，似乎有人说他已被俘，除非……，”他停下来，而且把身子转开，他不愿让凯洛琳在这个时候看到他的脸。“来！”他说，从祭坛后面走过去：“有一件东西你必须看一下。”

凯洛琳跟随着她的父亲，她欲把弟弟的真实情形禀告他，但又觉得这不是时候。

伯爵提着灯，指向地板某一点说：“在这块大石板下面有一只装着金币的小箱，一天如果我死去，西门将会告诉你关于它的一切，你可以充分信任西门。”

凯洛琳握起父亲的手，使他感到一阵亲情的温暖。“我知道不管在任何情形下你所做的都是对的。”他说着把储藏室的门打开，走向一个存放牧师穿的长袍和圣餐杯的大木箱。他掀开盖子，在某个地方按了一下弹簧，一个抽屉突然伸展开来，呈现在凯洛琳面前的是一串闪光的珠宝。

“这是你母亲在举行婚礼时所带的饰物——她生平只带了一天。现在是你的了。”

凯洛琳拿起珠宝惊奇的察看。

“到达巴黎后你有足够时间观赏它，现在暂时收在口袋里。”伯爵说着转身回到教堂正厅，他从旗杆上取下一面“玛伦哥”军旗，跪在地上小心翼翼的把它折起来，然后交给凯洛琳说：“我死后必须与这面军旗合葬，你能答应为我做这件事吗？”

凯洛琳望着他瘦削的脸和深陷的眼睛，从他的语音和表情上她体会到他内心是怎样的紊乱。

“是的，父亲，”她说：“我一定照您的话去做。”

凯洛琳回到自己的卧房，把她母亲的饰物展示在床上——一支手镯、一双耳环、一条项链和一枚戒指——全部是闪耀的宝石和碧玉制品。她抵不住它们的诱惑，她迫不及待的欲带在自己的身上，她想哪怕只有几秒钟也是好的。

此刻从楼梯口那边传来西门的沉重脚步声，接着是她父亲急促的说话声——再过二十分钟他们就要起程了。

凯洛琳燃起两支蜡烛，放在一面高大的威尼斯壁镜两旁，她用银质梳子把头发梳理一下，然后把饰物一样一样带起来。她感觉重重的，凉凉的，脑子里浮起一个奢侈的，带有挑逗性的声音：巴黎！

不久之后整个巴黎就要谈论她了——不仅是因为她有这

些珠宝，不仅是因为她有丝样的秀发，火红的嘴唇和令人迷醉的眼睛——而她使法国首都震惊的是她奴役了一个正在做皇帝的男人，而且始自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

她照完镜子，微笑了一下，“我们都很痴傻，”她自语道：“菲力蒲、父亲和我——母亲必是也很痴傻，她竟不用这些珠宝装饰自己……。”

壁炉架上的一座时钟告诉她现在已是差十分八点，她知道余下的时间不多了。她很快把饰物取下来收藏在上衣内部一个口袋里。

房中有些东西是她舍不得丢弃的——她儿童时期的玩具：一个用碎布缝制的小娃娃，几个锡质的士兵，一个纸匣子，里面装着一辆拿破仑加冕时所乘的轿车模型，另外有一个小红盒，里面装的是阿勃特给她的情书。她把这些都收拾在一个准备带走的黑色皮箱里。

阿勃特！她思索着弟弟的话，阿勃特真的有那么坏吗？她回忆着他的外型——高高的前额，棕色的卷发，宽阔的肩膀。他是一个诚实而直率的青年，他的意志坚强，从不向苦难低头。

窗外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使她吃了一惊，她走向窗前掀开金黄色的布帘，看见一个男子站在阳台阴影下，她一时分辨不出那个穿着带有污泥灰色大衣的人是谁。刹那间那人跑过来，跃过窗子——站在她面前的竟是阿勃特·利特普！他的脸因过度疲劳而带有灰色，大衣下面的紫红色军服有几处已经破裂，他身上散发着尘土和汗液的混合气味。

“我们需要车辆和马匹……，”他气喘着说，话未说完他已不能自制的抱住凯洛琳纤细而柔软的身体。

战争——车辆——马匹——一切都不记得了！对于他，

现在只有一个女人的存在……。

“凯洛琳……凯洛琳……，”他如痴如醉的呼叫着，一面热烈吻她的嘴唇，吻她的项颈……。

此刻凯洛琳犹如被一阵风卷入空中，一切都失去自主，她全身颤抖着紧靠在他的怀里。最后他把她抱到床边，痉挛的手试图松解她的衣扣。

“想想看，阿勃特，你是为车辆和马匹而来的……，”她以柔和音调警告说。

听了此话他突然清醒过来，面色庄严的离开她的身体。

“噢，凯洛琳，莫非你是一个女巫，你使我差点跌入了地狱中……。”

当他站稳脚步后，他的眼光落在地板上那支黑色皮箱上。

“今晚我们要离开罗圣堡转向巴黎去。”她说。

“我必须即刻与你父亲商谈，我们需要一切他能提供的车辆和马匹，皇帝急待着我的回音。”

“那么我们打败了？”

“我们一败涂地，亲爱的，今晚我必须赶往圣迪吉耳去。”

“等一下，让我陪你去见我的父亲。”

× × ×

“按你所需要的尽管取去吧，利特普中尉，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皇帝陛下的。”阿莱里伯爵说。

两人一起走下宽阔的台阶来到庭院中。“只是留给我一样东西就行了。”伯爵继续说：“我和我女儿乘坐的一辆马车。”

“我将护送你们离开危险区。”阿勃特看一下手表：
“现在刚好是八点，每一分钟都是紧迫的，谁知道通往圣迪
亚耳的路还留下多少未被敌人封锁。”

× × ×

阿勃特命令他的骑兵队在附近田庄里下马休息。一个马夫从井里打上水来灌满饮槽，并为马匹找来饲料。玛丽安提着一个篮子来到田庄，她拿出酒、面包和火腿，一个个分送给士兵们。他们接过食物饥饿的吞食。当玛丽安走到阿勃特面前时，他拒绝接受任何食物，此刻没有什么东西比食物更使他不感兴趣了。

“他不要，给我！”一个士兵跳起来，把玛丽安手中的一瓶酒抢过去，并在阿勃特面前摇了摇一下。这个士兵名叫培拉，脸上带着痘疤，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凶悍的家伙。

“不能把这座古堡留下来送给敌人做礼物！”他一面饮酒一面这样叫道。

阿勃特沉默着正在思考问题时，培拉又开腔了：“游击战，那是我们需要的。象俄国人那种搞法，离开一个地方就把它烧个净光。”他一面说着，醉熏熏的脑子里正在酝酿一个诡计。培拉他要做一件使人永远不能忘他的事。

(二)

凯洛琳的脸靠在马车窗子上，闭着眼睛思索着撤离罗圣堡前的各种情形——西门一跛一颠地拥着行李箱子装入车中；父亲把房门一个个锁上；玛丽安流着眼泪跑到附近她哥

哥家中去避难，最后西门牵着玛尔斯(凯洛琳的阿伯种马)，把它和阿勃特的马拴在一起……。

退却行列——为拿破仑准备的三辆马车，伯爵和他女儿的马车，以及一辆行李车——辘辘的驶过堡外的一个公园。凯洛琳在这里长大。她在这条碎石子小道上学习走路。有次她在靠近土耳其式凉亭的那个池塘中险些溺死。在这条小道的尽头有一个泉池，旁边立着几座石像，她曾为它们掉过眼泪，因她不知为何那几个人永远发了呆。这是许久久以前的事了，但回忆起来仿佛即发生在昨日。

车辆穿过公园进入广大的田野，沿着一条小河，两岸满布树木，野玫瑰处处可见，在这里凯洛琳第一次接受阿勃特的吻，从此她开始变成一个成熟的少女。

夜是寒冷的，阿勃特骑在马上护卫着车辆。凯洛琳的脑子里不时浮现出他那沉思而疲倦的脸。她擦去车上的雾气，试图再看他一眼，但她能见到的只是一个模糊的人影。突然她有点害怕起来，冥冥中她预感阿勃特的生命将有危险。一个强烈意念抓住她，她要跳出车子，骑上玛尔斯和阿勃特私奔。

她转过身子看见她的父亲，他的手抱着膝盖，象黑夜一样的沉默着。“战争是可怕的，”他突然开口了。凯洛琳被她父亲的声音拉回现实来。

“是的，是可怕的，但这是人性，”伯爵继续说：“每一种生物都有想打仗的冲动，我们都有——甚至是一对恋人。”稍一停歇他又说：“你母亲是一个安静的女人，我相信在她所有祈祷中，都会求告上帝改变我。她希望我能变得文雅一些。”

“我有点不能相信，为什么上帝要创造这样一个多难的

世界。”凯洛琳感慨说。

“也许上帝的真意在数百年中才在某几个伟大人物身上彰显一次。”

此时车辆已到达一个小山的顶端，在这里可向罗圣堡做最后的一瞥。就在这一瞥中凯洛琳忽然惊慌起来，她发现一道赤红的火焰自古堡的正面冲向天空。

罗圣堡燃烧起来了！非力蒲！她必须回去救他！

一秒钟都未迟延，她急促推开车门，一面向赶马的西门叫道“停下来！请立刻停下来！”她的脚已伸向下车的踏板，但她的父亲比她更快，一把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回座位上。一阵寒风吹过来，砰然一声车门关闭了。

“你看到鬼了吗？你要寻死吗？凯洛琳！”伯爵道。

“罗圣堡起火了，我们必须转回去！”

伯爵向窗外看了一眼，“你丧失理智了，为一个车棚子着火而焦虑吗？快清醒过来！”

他怎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呢？她用尽全力试图挣出他的手掌，一面高声喊着：“放开我！否则你会懊悔的！”她感觉他已不是她的父亲了，他象那即将吞没非力蒲的烈火，同样是一个敌人。

伯爵疑惑的注视着，不知如何是好。西门把马勒住，车子停了下来，凯洛琳猛然跳了下去。

“快一点！我的马！解开我的马！”

她正想跨上阿勃特牵着的玛尔斯，然而她的父亲却从身后把她两手交叉式的握起来。

“凯洛琳你不要乱来！”他把她推向车口，“上去吧！孩子。西门继续前进！”伯爵那样用力握着她的手腕，以致使她痛得几乎哭出来。“非力蒲在罗圣堡中！”此刻她不得

不说出真情，因为她知道，如果不这样她的弟弟便不能得救了。

“菲力蒲？”伯爵放开她的手。

“是的，我私自把他藏在那座木造楼阁的。”

伯爵呆住了。他内心一直怀疑着的事情现在已证明真确。拿破仑麾下大将的儿子是一个逃兵！而且就藏匿在他父亲家中！

凯洛琳发现她父亲冷峻的脸渐渐变成灰色。她父亲这样的脸色以前她只见过一次，那是当他宣判一个佃农的十七岁儿子的死刑时，（一个逃兵必须丧失生命！）他告诉那个孩子的父母说。

“我要亲自返回罗圣堡去。”伯爵说。

“让我和您一起去，父亲。”凯洛琳乞求说。

他摇摇头：“这是我和菲力蒲之间的事，别人不须插手。你继续赶你的路吧！”

凯洛琳无奈的只有服从。她试验着从他的脸上查看他内心的真正意图。他是否要去处死自己的儿子呢？她一直凝望着他，直到他跳上玛尔斯沿着斜坡疾驰而下。

阿勃特一直沉默着观看这一切，此时询问道：“菲力蒲究竟是怎么回事？”

凯洛琳没有心情回答他，只是两眼望着天空，再转向燃烧着的古堡——整个右翼都在火焰中，教堂和木造楼阁也已被火掩盖，凯洛琳用两手捧起了她的脸……。

火是怎样起来的？只有一个人知道——培拉！

那天晚上较早的时候，阿勃特命令他的士兵在罗圣堡外休息，培拉喝了三瓶酒，在他醉醺醺的脑子里酝酿了一个诡计，他要放火焚烧罗圣堡，他要让敌人前来接收的只是一堆